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梅子涵作序并推荐

金水桶·名著阅读与成长文库

弹子袋

〔法〕约瑟夫·若福 著

王念周 娅译

UN SAC DE BILLES

Joseph Joffo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水桶·名著阅读与成长文库

弹子袋

[法] 约瑟夫·若福 著

王念周 娅译

UN SAC DE BILLES

Joseph Joffo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子袋 / (法)约瑟夫·若福(Joffo, Joseph)著;王念,
周娅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9
(金水桶·名著阅读与成长文库)
ISBN 978-7-5339-2625-0

I. 弹… II. ①约…②王…③周… III. 长篇小
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5398 号

UN SAC DE BILLES

Copyright © 1973 by Editions JC Lattès

本书版权由法国 Garance Sun 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07-116 号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唐筠

弹子袋

[法]约瑟夫·若福 著

王念 周娅 译

黄乡罗 插图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印数 0001-7000

版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625-0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献给我的家庭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作家克罗德·克罗兹,他阅读了我的原稿并以他可靠的手进行了修改。

约瑟夫·若福

逃亡神话

梅子建

这些天的晚上,我都在阅读《弹子袋》。它的故事在我夜晚的台灯光下,我的夜晚在它的故事里。这是一种很宁静的度过。在这样的宁静里,夜晚就在诗中。

尽管这是一个充满了不安和险情的故事。

尽管这是一次逃亡。

尽管这是纳粹的法西斯在前面的拦截,在身后的追赶。

尽管这只是两个多么弱小和可怜的犹太孩子。

可是我看见的不是胆战心惊和无措的逃窜。

不是绝望和血腥。

我每晚翻到新的一页,新的情节,总看见智慧,看见机智,看见运气,看见接连的胜利。

所以我虽然总是气喘吁吁地紧张,吃惊,却也总有欢天喜地。

那个阴云密布的欧洲年月,一个父亲和母亲,竟然突然地就让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独自去逃亡。那样的果决,那样的神速和不见缠绵,真是犹太式的无奈,也是他们的力量。

那只是一个今天的四年级和六年级的年纪。

而在那之前,他们的哥哥姐姐,也都已经独自逃走。

这的确是一部写二战的小说。它写出了历史里的情景和恶毒,很多的知识,复杂的瓜葛。可是当我们跟在两个孩子的后面,开始阅读这逃亡的路途,提心吊胆地和他们一同穿越,一同摆脱,我们就分明只是在欣赏勇气,欣赏生命里无比活跃的灵感,欣赏总能活下去的方式,欣赏到最壮观最神话般的成长。

这样的欣赏,倒让我们有些渴望灾难了。渴望能有那样的机会,那样的逃亡路途,去走一走,去危险穿越和酷呆摆脱!

当然,我们不渴望灾难。可是我们这样地阅读了,我们的记忆和想念中有了这样的榜样,那么我们难道还会害怕什么灾难吗?还会提心吊胆、愁眉苦脸、哇哇大哭吗?

这是一部把童年的乐观和力量写得非常充分的小说。

童年啊,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有的。因为童年没有经验,没有教训,没有复杂的规矩,没有怀抱着的沉重的利益,所以童年敢于出发,愿意勇往直前,辛苦胜不过他们的活力,喜悦也难以让他们沉溺。

童年,不婆婆妈妈。

童年的面前,苦难不是大山。

这两个孩子,他们逃亡的路上,甚至是打打闹闹、嬉皮笑脸、盛满了玩耍精神的呢!

这完全是虚构的吗?

不是啊,这个叫约瑟夫·若福的作家说,那是写他自己的。

那个著名的力气非凡力量无比的长袜子皮皮不是完全虚构的。这个叫约瑟夫的男孩和莫里斯的男孩也不是虚构的。

经典童话里的童年,优秀小说里的童年,其实都是最真实、最本色的童年。

这两个孩子,一加一,他们好像是一支两人游击队。除了没有扛枪。

多少孩子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的犹如正是一支童年军队。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不是虚构。埃米尔和他的擒贼队伍不是虚构。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军队也没有虚构。

我们都欣赏。我们都相信。

我们相信童年。

这些天的晚上,我都在阅读这一本小说。当然,我阅读到的怎么会只有这一些。我阅读到了很多。一个很大的湖里,是不可能只有一两条鱼儿的。当我合上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的记忆里,我的湖中,游着的鱼儿有好多条。你也会好多条的。

这样的一本不厚的小说,我为什么要读“这些天”?我难道不可以一口气就读完吗?

不可以。

因为我不舍得。

太好的故事要分很多口气。

我小时候,口袋里也有很多的弹子。我总是手插在口袋里摸啊摸啊,我不舍得送人的。我和约瑟夫不一样,我弹子打得非常好,所以我不大输的。

前言

这本书不是历史学家的著作。

它是我对十岁那年的童年回忆，讲述我在法国被占领期间的历险生活。

三十年过去了。记忆和忘却一样能够改变一些故事细节，但主要的东西是记忆犹新的；它的真实性、它的亲切感、它的诙谐和惊慌所在，无一不历历在目。

为了不触动人们的敏感之处，故事中的许多人名都已更换。小说叙述了两个孩子在残暴、荒谬但有时也会获得意外救助的世界里生活的故事。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8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5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42
第八章	166
第九章	196
第十章	236

第十一章	255
结束语	294
与读者对话(节选)	296
译后记	306



第一章

衣袋里的一个弹子在我的手指间滚动。

这个弹子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总是把它随身带着。有趣的是，它是所有弹子里最难看的：同哈梅大街拐角上吕邦大爷的店铺橱窗里所陈列的弹子一点也不一样。那些是令人羡慕的玛瑙弹子、铅制弹子，而我这个却是泥做的，光滑的釉面已经斑驳脱落，凹凸不平，曲线纵横，像是教室里那张地球平面图的缩制品。

我很喜欢它。口袋里装个地球多有意思，高山、大海，这一切都藏得好好的。

我是个巨人，我身上有所有的星球。

“喂，他妈的，你拿定主意了吗？”

莫里斯等着我弹下一个球，他坐在猪肉食品店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的袜子总是穿得皱皱巴巴的，爸爸叫他“手风

琴演奏家”。

他两腿之间有个四个弹子叠在一起的小堆：一个弹子压在另外三个摆成三角形的弹子上面。

艾普丝丹奶奶坐在门口看着我们玩。她是个保加利亚老太太，干瘪瘪的，满脸皱纹。她奇特地保留着大草原的风沙在脸上涂的紫铜色。她坐在门洞里的草垫椅子上，克利尼昂库门一带铅色的天空是不能使这个巴尔干半岛人的容颜退色的。

她每天都坐在那里，冲着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微笑。

听说她是徒步越过整个欧洲，逃过沙皇对犹太人一次的大屠杀，来到巴黎十八区的这个角落安身的。在这儿，她遇到了东方的逃亡者：俄国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托洛茨基的战友、知识分子和手工艺人。她到这儿来已二十多年，虽然脸上颜色没变，对往事的记忆已该淡漠了。

她看着我身子左右摇摆，笑了，两手搓着旧哗叽布的围裙。这围裙和我的小学生罩衫一样黑。那还是所有小学生都穿黑色衣衫的时代，一个戴重孝的童年，这在1941年是个不祥的征兆。

“哎呀，他妈的，你干什么呢？”

我当然犹豫。我弹七回了，都没弹中。莫里斯，他倒挺美的，光是在课间休息赢的弹子，就把他的几个口袋鼓得像皮球一样。他的身上装满了弹子，都快要走不动啦。可我，只剩下最后一个——我心爱的那个。

莫里斯发着牢骚：

“我才不屁股擦地等到明天呢……”

我下手了。

手心里的弹子微微颤动，我睁大眼睛弹射，又射歪了。

好，完事了，没有什么奇迹，该回家了。

戈尔登贝格猪肉食品店的建筑风格挺别致的，好像是外面罩着一个玻璃鱼缸。马卡德大街的铺面参差不齐。

我的脸朝着左边看，因为莫里斯走在我右边，这样，他就看不到我哭。

“别哭啦。”莫里斯说。

“我没哭。”

“你一往那边看，我就知道你哭了。”

他用一只衣袖的背面朝我抹了一下，我的脸干了。我没吭气，加快了脚步。我们要挨叱了，因为半个多小时以前就应该回到家。

我们到了：那不是，克利尼昂库大街。那边有我家的铺子，宽宽大大的字母油漆在门脸儿上，笔画有粗有细，和预备班的女教师写得一样好：若福理发店。

莫里斯用胳膊肘推了推我。

“拿着，真有意思。”

我看着他，拿起他还给我的弹子。

刚赢了别人最后一个弹子，又还给他，这才像是对待兄弟的样子嘛。

我收回了我的“小地球”。明天在学校的室内操场里，我要用它赢回一大堆弹子，还要把莫里斯的弹子也赢过来。他别以为比我大那么该死的二十四个月就可以对我发号施令。

再说我已经十岁了。

我记得后来我们进入了理发间，顿时各种气味向我袭来。

每个人在童年都曾体会各自特殊的气味。我呢，曾享受到从薰衣草到紫罗兰各种香水的气味。直到今天，回忆那橱窗上的香水瓶还历历在目，我还能嗅到白毛巾的气味，听到刀剪的咔嚓声——我的启蒙音乐。

当我和莫里斯到家时，理发间已经挤满了人，所有的椅子都被占了。迪瓦利埃先生如同往常，当我经过他身边时，拉了一下我的耳朵。我相信这老家伙要在理发厅过一辈子。他大概是喜欢这里的装饰和闲聊的气氛……这是可以理解的：上了岁数，又是鳏夫，待在西玛街五层楼的三间套房里，一定不好受，所以他上街到犹太人的家里消磨下午的时光。他总是坐在靠近衣帽架的老位子。等所有的顾客走光了，才起身坐到理发椅上，吩咐说：“来刮刮胡子。”

总是爸爸给他刮脸。爸爸会讲各种神奇美妙的故事，是街上的故事大王。他后来死在焚尸炉里了。

我们做完了作业。我那时没有手表，可是估计不会超过一分钟。我对自己的课程总是没学就会的。我们在房间里磨蹭了一段时间，免得妈妈或某个哥哥把我们轰回来学习，然后我们又出门了。

阿尔贝正招呼着一个大个的鬍发男人，卖力地给他理着美国头，可他还是回过头来。

“作业做完了吗？”

爸爸也看了看我们，我们却趁他在钱柜那儿找钱的工夫，溜到了街上。

那才是最美的时光哪。

1941年的克利尼昂库门是男孩们向往的地方。

今天,建筑师们所说的“给孩子们创造”总是使我惊奇。在新建的住宅区里的街心广场上有沙坑、滑梯、秋千,成堆的新玩意儿。这些娱乐设施,都是那些持有大叠儿童心理学毕业证书的专家特意为孩子们设计的。

可是这还不行,孩子们闷得慌,不管是星期天还是其他日子。

于是我就想,是否所有这些专家都应该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时在巴黎的这个区很快活。那时的巴黎是灰蒙蒙的,店铺灯光闪烁,屋顶高耸入云。狭长的天幕在头上伸展,长条的人行道上满是我们跳跃着玩的电铃,真是应有尽有。有突然冒出的守门人,有牲畜拉的车,有卖花商人和夏季咖啡店设的露天座。这一切,是望不尽的,是一个迷宫,是街道纵横交错的大海……我们常常去探险。记得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条河,它在我们脚前流淌,拐过一条肮脏的街。我们俨然感到自己成了探险家。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乌尔克运河。我们眼看着漂着浮子和柴油的波纹流动,直到夜色降临才依依归去。

“走吗?”

差不多总是莫里斯提出问题。

我刚要回答,眼睛转向了大街,大街口上。

于是我看到他们来了。

他们是引人注目的。

一共两个人,身穿黑色的衣服,都是高大的男人,系着宽皮带。

他们穿着高筒皮靴，大概他们整天擦油，那靴子才会那么光亮。

莫里斯转过身来。

“纳粹德国党卫军。”他小声说。

我们看着他们走来，走得并不匆忙，迈着缓慢而笔直的步伐，就像是走在满是鼓号的广场上一样。

“你敢打赌说他们是来剃头的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有了这个念头。

我们像两个连体孩子一样贴在理发店的门面上，两个德国人进去了。

这一下我们可乐了。

我们身后遮挡的是贴在玻璃上的一张通知，黄纸黑字：

犹太人

理发间里，在从来没有过的异常沉静中，两个德国党卫军人耷拉着头，在犹太顾客中屈膝而坐，等着把他们的脑袋托付给我的犹太父亲或是犹太哥哥。

外边，两个犹太孩子笑得直不起腰。